

蔡東藩著

一集

民國通俗演義

上海會文堂新記書局印行

第一冊

(37)

蔡東藩著

初集

民國通俗演義

上海會文堂新記書局印行

序

在通常的狀況，我們對於「最近的」往往比較「稍遠的」感覺興趣些。因此現代史，或近百年史，在學校裏成了專門的課程。史學雖然注重疏通知遠，但知古而不知今，是無益於史識的。最近的史事容易盡量地探討，得着詳明的實情，而最近的人物有的至今還存在。於是要找這樣作史者便很困難的，至少，要備下列幾條件：

(一)與此中人物無關，而能知其人的行實與立品。(二)與此中事件無關，而能詳知其本末與原委。(三)秉看至公，毫無偏袒與顧忌地寫出來。(四)依據真理，察明因果，勇敢而正確的批判出來。

蔡先生可算適當的人選了。他完成了十部歷史演義以後，終於寫到民國時期了。民國的產生，一方面受世界的影響，所以延亂至今，又是受前代的影響。以晚清爲因，民國便是果；以世界的民治學說爲因，共和國體便是果。歷史的偉大性，我們真不可忽略的呵。在讀完十部演義的時候，我知道大家是必需的來讀這部蔡先生的民國演義。

民國永遠向前的進展，這部演義也繼續的向前敘述着。姑分爲幾個階段，使大家有相當的認識。我們知道每一階段，有一個或幾個中心人物，而這種人物都是轉移一時風氣的一段的事實，便從這幾位手中輕輕的施展出來，其得失是非，有非一時所能論定的。作者在敘述中雖具有暗示性，但真實的事實展開在讀者之前，這是最平允不過的，也是史家應具的精神呢。

作者自己申述他的意見道：「回憶辛亥革命，全國人心方以爲推翻清室，永除專制，此後得享共和之幸福，而不意狐狸狐搯，迄未有成。袁氏以牢籠全國之才智，而德不足以濟之。醉心帝制，終歸失敗；且反釀成軍閥干政，

之漸。貽禍國是，黎馮相繼，迭被是禍，以次下野。東海承之，處積重難返之秋，當南北分爭之深，各是其是，各非其非。豈其相煎迄無寧歲，是豈不可以已乎？所幸臨時約法，絕而復蘇，人民之言論自由，著作自由，尙得蒙約法上之保障。草茅下士，就見聞之所及，援筆直陳，言者無罪，聞者足戒，此則猶受共和之賜，而我民國之不絕如縷，未始非賴是保存也。竊不自揣，謹據民國紀元以來之事實，依次演述，分回編纂，借說部之體裁，寫當代之狀況，語皆有本，不敢虛誣，筆婉如刀，但憑公理。——這是何等光明的態度。

其次要說到史料之源。現代史料，與新聞學有莫大的關源。海西的 Journalism，是專門的學科，實則史學的分支。禮記喪服小記：「報葬者報虞。」注：「報讀爲赴，急疾之義。」此用爲急報之意之始。現在叫做「報紙」的，正取此義。報紙的解釋很多，有以報紙作用爲基礎而下定義的，有從法律上所規定報紙之性質而下定義的，有從報紙之形式上與作用上之觀察而下定義的。戈公振氏綜合各說而下定義曰：「報紙者，報告新聞，掲載評論，定期爲公衆而刊行者也。」現代的報紙，以馬六甲 Malacca 的察世俗每月週報爲最早，在民國前九十七年，即嘉慶二十年的事。原爲外人所創，官報本無民意可言，外人辦報又是代表他們的意思。真正的民報，是同治十二年，漢口出版的昭文新報最早。同治十三年，上海出版了匯報，香港出版的循環日報。光緒二年，上海出版新報，十二年，廣州出版廣報，這四種報紙是開報的新記錄。到了民國成立後，黨爭歲不絕書，凡不欲牽入政治漩渦的報紙，漸趨向營業方面，報紙本身才有獨立性。當代的新聞學家，分報紙爲四時期：（一）官報獨占時期；（二）外報創始時期；（三）民報勃興時期；（四）報紙營業時期。報紙愈發達，史料愈豐富。治現代史的人，不閱報紙當然是不能的事。然而歷史家與新聞是兩事。報紙自有其編製的技術，史家只用他的材料，試以這部演義敘述的方法與報紙相比勘，便可知二者的異同了。

自序

治世有是非，濁世無是非。夫濁世亦曷嘗無是非哉？弊在以非爲是，以是爲非，羣言厖雜，無所適從，而是非遂顛倒而不復明。昔孔子作春秋，孟子距楊墨，筆削謹嚴，辯論詳覈，其足以維持世道者，良非淺鮮。故後世以聖賢稱之。至秦漢以降，專制日甚，文網繁密，下有清議，偶觸忌諱，卽罹刑辟。世有明哲，亦何苦自拚生命，與濁世爭論是非乎？故非經一代易姓，從未有輩狐直筆，得是是非之真相，卽憤時者忍無可忍，或託諸歌詠，或演成稗乘，美人香草，聊寫憂思，水滸紅樓，無非假託，明眼人取而閱之，鉤深索隱，終費苦心，尙未能洞燭靡遺，而一孔之士固無論已。今日之中華民國，一新舊交替之時代也，舊者未必盡非，而新者亦未必盡是。自紀元以迄於茲，朝三暮四，變幻靡常，忽焉以爲是，忽焉以爲非，又忽焉而非者又是，是者又非，膠膠擾擾，莫可究詰，繩以是非之正軌，恐南其轅而北其轍，始終未能達到也。回憶辛亥革命，全國人心，方以爲推翻清室，永除專制，此後得享共和之幸福，而不意狐狸搆迄，未有成袁氏以牢籠全國之才智，而德不足以濟之，醉心帝制，終歸失敗，且反釀成軍閥干政之漸，貽禍國是。黎馮相繼迭被是禍，以次下野。東海承之，處積重難返之秋，當南北分爭之際，各是其是，各非其非，豈其相煎，迄無寧歲，是豈不可以已乎？所幸臨時約法，絕而復蘇，人民之言論自由，著作自由，尙得蒙約法上之保障，草茅下士，就見聞之所及，援筆直陳，言者無罪，聞者足戒，此則猶受共和之賜，而我民國之不絕如縷，未始非賴是保存也。竊不自揣，謹據民國紀元以來之事實，依次演述，分回編纂，借說部之體裁，寫當代之狀況，語皆有本，不敢虛誣，筆端如刀，但憑公理。我以爲是者，人以爲非，聽之可也；我以爲非者，人以爲是，聽之亦可也。危言乎？卮言乎？敢以質諸海內大雅。中華民國十年一月古越東 颺自識於臨江書舍。

目錄

第一回	揭大綱全書開始	乘鉅變故老重來	一冊	一
第二回	黎都督覆函拒使	吳軍統被刺喪元	七	七
第三回	奉密令馮國璋逞威	舉總統孫中山就職	一三	一三
第四回	復民權南京開幕	抗和議北伐興師	一九	一九
第五回	彭家珍狙擊宗社黨	段祺瑞倡率請願團	二五	二五
第六回	許優待全院集議	允退位民國造成	三一	三一
第七回	請瓜代再開選舉會	遼專使特闢正陽門	三八	三八
第八回	變生不測蔡使遭驚	喜如所期袁公就任	四四	四四
第九回	袁總統宣布約法	唐首輔組織閣員	五〇	五〇
第十回	殘夙約一方解職	借外債四國違言	五五	五五
第十一回	商墊款熊秉三受謗	拒副署唐少川失踪	六一	六一
第十二回	組政黨笑評新總理	噉軍人脅迫衆議員	六七	六七
第十三回	統中華釐訂法規	征西藏欣聞捷報	七三	七三
第十四回	張振武赴京伏法	黎宋卿通電辨誣	七九	七九
第十五回	孫黃並至協定政綱	陸趙遞更又易總理	八五	八五
第十六回	祝國慶全體臚驩	竊帝號外蒙抗命	九一	九一

第十七回	示協約驚走梁如浩	議外交忙煞陸子欣	九七
第十八回	憂中憂英使索覆文	病上病清后歸冥錄	一〇二
第十九回	競選舉黨人滋鬧	斥時政演說招尤	一〇八
第二十回	宋教仁中彈捐軀	應桂馨洩謀拘案	一一五
第二十一回	訊兇犯直言對簿	延律師辯訟盈庭	一二三
第二十二回	案情畢現幾達千言	宿將暴亡又弱一個	一二九
第二十三回	開國會舉行盛典	違約法擅簽合同	一三五
第二十四回	爭借款挑是翻非	請改制弄巧成拙	一四一
第二十五回	烟沈黑幕空具彈章	變起自狼構成鉅禍	一四八
第二十六回	暗殺黨駢誅湖北	討袁軍樹幟江西	一五三
第二十七回	戰湖口李司令得勝	棄江寧程都督逃生	一五九
第二十八回	勸退位孫袁交惡	告獨立皖粵聯鑣	一六六
第二十九回	鄭汝成力守製造局	陳其美戰敗春申江	一七一
第三十回	佔督署何海鳴弄兵	讓砲臺鈕永建退走	一七八
第三十一回	逐黨人各省廓清	下圍城三日大掠	一八三
第三十二回	尹昌衡回定打箭鎗	張鎮芳怯走駐馬店	一八九
第三十三回	遭彈劾改任國務員	冒公民脅舉大總統	一九六
第三十四回	踵事增華正式受任	爭權侵法越俎遺員	二〇二

第三十五回	拒委員觸怒政府	藉武力追索證書……………	二〇八
第三十六回	促就道副座入京	避要路兼督辭職……………	二一四
第三十七回	罷國會議員回籍	行婚禮上將續姻……………	二二〇
第三十八回	讓主權孫部長簽約	失盛譽熊內閣下臺……………	二二五
第三十九回	呈陰謀毒死趙智庵	改約法進相徐東海……………	二三一
第四十回	返老巢白匪斃命	守中立青島生風……………	二三八

第一回 揭大綱全書開始 乘鉅變故老重來

鄂軍起義，各省響應，號召無數兵民，造成一個中華民國。什麼叫作民國呢？民國二字，與帝國二字相對待。從前的中國，是皇帝主政，所有神州大陸，但教屬諸一皇以下，簡直與自己的家私一般，好一代兩代承襲下去。自從夏禹以降，傳到滿清，中間雖幾經革命，幾經易姓，究不脫一個皇帝範圍。小子生長清朝，猶記得十年以前，無論中外，統稱我國爲大清帝國，到了革命以後，變更國體，於是將帝字廢去，換了一個民字。帝字是一人的尊號，民字是百姓的統稱，一人當國，人莫敢違，如或賢明公允，所行政令，都慚人心，那時國泰民安，自然至治，怎奈剝業的皇帝，或有幾個賢明，幾個公允，傳到子子孫孫，多半昏憤糊塗，暴虐百姓，百姓受苦不堪，遂挺身走險，相聚爲亂，所以歷代相傳，總有興亡。天下無不散的筵席，從古無不滅的帝家。近百年來，中外人士，究心政治，統說皇帝制度，實是不良，欲要一勞永逸，除非推翻帝制，改爲民主，不可依理而論，原說得不錯。皇帝專制，流弊甚多，若改爲民主，雖未嘗無總統，無政府，但總統由民選出，政府由民組成，當然不把那昏憤糊塗的人物，公舉起來。況且民選的總統，民組的政府，統歸人民監督，一國中的立法權，又屬諸人民，總統與政府，只有一部份的行政權，不能違法自行，倘或違法，便是叛民，民得彈劾質問，并可將他挫去。這種新制度，既叫作民主國體，又叫作共和國體，真所謂大道爲公，最好沒有的了。原是無上的政策，可惜是紙上空談，不見實行。

小子每憶起辛亥年間，一聲霹靂，發響武昌，全國人士，奔走呼應，彷彿是痴狂的樣兒。此時小子正寓居滬上，日夕與社會相接，無論紳界學界，商界工界，沒一個不喜形於色，聽得民軍大勝，人人拍手，個個騰歡，偶然民軍小挫，便都疾首蹙額，無限憂愁，因此紳界籌餉，學界募捐，商界工界，情願歇去本業，投身軍伍，誓志滅清，甚至嬌嬌滴滴，

滴的女佳人，也居然想做花木蘭，梁紅玉組織甚麼練習團，競進社，後援會，北伐隊，口口女同胞，聲聲女英雄，鬧得一場糊塗。還有一班超等名伶，時髦歌妓，統乘此大出風頭，借着色藝，醞釀助餉，看他宣言書，聽他演說談，似乎這愛國心，已達沸點，若從此堅持到底，不但衰微的滿清，容易掃盪，就是東西兩洋的強國，也要驚心動魄，讓我一籌呢。中國人熱度只有五分鐘，外人怕我什麼，況當時募捐助餉的人物，或且藉名中飽，看似可喜，實是可恨。

老孫中山，又生了一個黎黃陂，並且生了一個袁項城，趁這清祚將絕的時候，要他三人出來作主，幹了一番掀天動地的事業，把二百六七十年的清室江山，一古腦兒奪還，四千六百多年的皇帝制度，一古腦兒掃清。我國四萬萬同胞，總道是民國肇興，震鑠今古，從此光天化日，函夏無塵，大家好安享太平了。

當時我也有此妄想。

誰知民國元年，你也集會，我也結社，各自命為政黨，分門別戶，互相詆排，已把共和二字，撇在腦後，當時小子還原諒一層，以為破壞容易，建設較難，各人有各人的意見，表面上或是分黨，實際上總是為公，倘大衆競爭，辯出了一種妥當的政策，實心做去，豈非是愈競愈進麼？故讓一步，無如聚訟嘵嘵，總歸是沒有辯清，議院中的議員，徒學了劉四罵人的手段，今日吵，明日鬧，把筆墨硯瓦，做了兵械，此拋彼擲，飛來飛去，簡直似孩兒打架，並不是政客議事，中外報紙，傳為笑談。那足智多能的袁項城，看議會這般胡鬧，料他是沒有學識，沒有能耐，索性我行我政，管什麼代議不代議，約法不約法，黨爭越鬧得利害，項城越笑他庸騃，後來竟仗着兵力，逐去議員，取消國會。東南民黨，與他反對，稍稍下手，已被他四面困住，無可動彈，只好抱頭鼠竄，不顧而逃。袁項城志滿心驕，遂以為人莫余毒，竟欲將辛苦經營的中華民國，據為袁氏一人的私產。可笑那熱中人士，接踵到來，不是勸進，就是稱臣，向時昌言共和，至此反盛稱帝制。不如是，安得封侯拜爵？斗大的洪憲年號，擡出朝堂，幾乎中華民國，又變作袁氏帝國。偏偏人心未死，西南作怪，醞釀久之，大江南北，統飄揚這五色旗，要與袁氏對仗。甚至袁氏左右，無不反戈，新華宮裏，單剩了幾個嬌妾，幾個愛子，算是奉迎袁皇帝，看官！你想這袁皇帝，尚能成事麼？皇帝做不成，總統都沒人承認，把袁氏氣

得兩眼翻白一命嗚呼。禍由自取。

副總統黎黃陂，援法繼任，仍然依着共和政體，敷衍度日。黃陂本是個才不勝德的人物，仁柔有餘，英武不足；那班開國元勳，及各省丘八老爺，又不服他命令，鬧出了一場復辟的事情。冷灰裏爆出熱栗子，不消數日，又被段合肥與兵致討，將共和兩字，掩住了復辟兩字。宣統帝仍然遜位，黎黃陂也情願辭職。馮河間由南而北，代任總統，居首揆，西南各督軍，又與段交惡，雙方決裂，段主戰，馮主和，府院又激成意氣，弄到和不得，戰無可戰，徒落得三湘七澤，做了南北戰爭的磨中心，忽而歸北，忽而歸南，擾擾年餘。馮段同時下野，徐氏繼起，因資望素崇，特地當選，任爲總統。他是個文士出身，不比那袁黎馮三家，或出將門，或據軍閥，雖然在前清時代，也曾做過東三省制軍，復入任內閣協理，很是有點閱歷，有些膽識，究竟他慣用毛錐，沒有什麼長槍大戟，又沒有什麼虎爪狼牙，只把那老成歷鍊四字，取了總統的印信，論起勢力，且不及段合肥馮河間。河間病歿，北洋派的武夫系，自然推合肥爲領袖，看似未握重權，他的一舉一動，實有足踏神京，手掌中原的氣餒。隆蔭者滅，炎炎者興，段氏何未聞此言？麾下一班黨羽，組成一部安福系，橫行北方，偌大一個徐總統，那裏敵得過段黨？要甚麼，徐總統只好依他甚麼，勉勉強強的過了年餘，南北的惡感，始終未除，議和兩代表，在滬上駐足一兩年，並沒有一條議就，但聽得北方武夫系，及遼東鬚帥，又聯結八省同盟，與安福系反對起來，京畿又做了戰場，安福部失敗，倒臉下臺，南方也黨派紛爭，什麼滇系，什麼桂系，什麼粵系，口舌不足，繼以武力。峰採百花成蜜後，爲誰辛苦爲誰甜？咳！好好一座中國江山，被這班強有力的大人先生，鬧到四分五裂，不可究詰，共和在那裏？民主在那裏？轉令無知無識的百姓，反說是前清制度，沒有這般瞎鬧，暗地裏怨悔得很，小子雖未敢作這般想，但自民國紀元，到了今日，模模糊糊的將及十年，這十年內，蒼狗白雲，幾已演出許多怪狀，自愧沒有生花筆，綵蓮舌，寫述歷年狀況，喚醒世人癡夢，篝燈夜坐，愁極無聊，眼睜睜的瞧着硯池，尚積有幾許賸墨，硯池旁的禿筆，也躍躍欲動，令小子手中生癢，不知不覺的檢出殘紙，取了筆，醮了墨，淋淋

滴滴，潦潦草草的寫了若干言，方纔倦臥。明早夜間，又因餘懷未盡，續寫下去，一夕復一夕，一帙復一帙，居然積少成多，把一肚皮的陳油敗醬，盡行發出。哈哈！這也是窮措大的牢騷書，獸子的伎倆。看官不要先笑，且看小子筆下的謾言。這二千餘言，已把民國十年的大綱，籠罩無遺，直是一段好楔子。

話說清宣統三年八月十九日，湖北省會的武昌城，所有軍士，竟揭竿起事，昌言革命。清總督瑞澂，及第八鎮統領張彪，都行了三十六著的上著，溜了出去，逃脫性命。從革命開始是直溯本源。革命軍公推統領，請出一位黎協統來，做了都督。黎協統名元洪，字宋卿，湖北黃陂縣人，曾任二十一混成協統領。既受任爲革命軍都督，免不得抵拒清廷，張起獨立旗，打起自由鼓，堂堂整整，與清對壘。第一次出兵，便把漢陽佔住，武漢聯絡，遂移檄各省，提出「民主」兩字，大聲呼號。清廷的王公官吏，嚇得魂飛天外，急忙派陸軍大臣廕昌督率陸軍兩鎮，自京出發，一命海軍部加派兵輪，飭海軍提督薩鎮冰督赴戰地，并令水師提督程允和帶領長江水師，即日赴援。不到三五日，又起用故宮保袁世凱，爲湖廣總督，所有該省軍隊，及各路援軍，統歸該督節制，就如廕昌薩鎮冰所帶水陸各軍，亦得由袁世凱會同調遣。看官！你想袁宮保世凱，是清朝攝政王載灃的對頭，宣統嗣位，載灃攝政，別事都未曾辦理，先把那慈禧太后寵任的袁宮保，黜逐回籍，雖乃兄光緒帝一生世不能出頭，多半爲老袁所害，此時大權在手，應該爲乃兄雪恨。事俱詳見清史演義。本書爲清史演義之續，故不加詳述，只含渾說過。但也未免躁急一點。袁宮保的性情，差不多是魏武帝，寧肯自己認錯，閉門思過，只因載灃得勢，巨卵不能敵石，沒奈何退居項城，託詞養病，日與嬌妻美妾，詩酒調情，釣游樂性，大有理亂不知，黜陟不聞的情狀。若非革命軍起，倒也優游卒歲，不致播惡。及武昌起義，又欲起用這位老先生，這叫做退即墜淵，進即加膝，無論如何長厚，也未免憤憤不平，何況這機變絕倫的袁世凱呢？單就袁世凱提議，因此書章法，要請此公作主，所以特別評敘。且廕昌是陸軍大臣，既已派他督師，不應就三日內，復起用這位袁宮保，來與廕昌爭權，眼見得清廷無人，命令顛倒，不待各省響應，已可知清祚不臘了。這數語是言清廷必亡，袁項城只貪天之功，以爲己力耳。

清廷起用袁公的詔旨，傳到項城，袁公果不奉詔，覆稱足疾未愈，不能督師。載灃也沒法，只促廕昌南下，規復武漢。廕昌到了信陽州，竟自駐紮，但飭統帶馬繼增等進至漢口，黎都督也發兵抵禦，雙方逼緊，你槍我彈，對轟了好幾次，互有擊傷。薩軍門帶着海軍，鳴礮助威，民軍踞住山上，亦開礮還擊。薩艦從下擊上，非常困難，民軍從上擊下，恰很容易，突然間一聲礮響，烟迷漢水，把薩氏所領的江元輪船，打成了好幾個窟窿，各艦隊相率驚駭，紛紛逃散。江元艦也狼狽遁去，北軍頓時失助，被民軍掩擊一陣，殺得七零八落，慌忙逃還。兩下裏勝負已分，民軍聲威大震。黃州府、沔陽州、宜陽府等處，乘機響應，偏豎白旗，到了八月三十日，湖南也獨立了，清巡撫余誠格遁去。九月三日，陝西又獨立了，清巡撫錢能訓自刎不死，由民軍送他出境，越五日，山西又獨立了，清巡撫陸鍾琦，閣家殉難，嗣是江西獨立，雲南獨立，貴州獨立，民軍萬歲，民國萬歲的聲音，到處傳響，驚報飛達清廷，與雪片相似，可憐這位攝政王載灃，急得沒法，只哭得似淚人兒一般。

內閣總理慶親王奕劻，內閣協理大臣徐世昌，本是要請老袁出山，至此越加決意，同在攝政王載灃前，力保老袁，乃再命袁世凱爲欽差大臣，所有赴援的海陸各軍，並長江水師，統歸節制。又命馮國璋總統第一軍，段祺瑞總統第二軍，也歸袁世凱節制調遣。老袁接着詔命，仍電覆「足疾難痊，兼且咳嗽，請別簡賢能，當此重任」等語。將軍欲以巧勝人，盤馬彎弓故不發。那時清廷上下，越加惶急，亟由老慶同徐世昌，寫了誠懇懇懇的專函，命專員阮忠樞，賈至信，陽，交與廕昌，令他親至袁第，當面敦促。廕昌自然照辦，即日馳往項城，與老袁晤談，繳出京信，由老袁展閱。老袁瞧畢，微微一笑道：「急時抱佛脚，恐也來不及了。」廕昌又提出公誼私情，勸勉一番，於是老袁纔慨然應允，指日起程。廕昌欣然告別，返到信陽州，即電達清廷，略曰：「袁世凱已允督師，亂不足平，惟京師兵備空虛，自願回京調度，藉備非常」等語。清廷即日頒旨，令俟袁世凱至軍，即回京供職。這道命令下來，廕昌快活非常，樂得卸去重擔，觀望數日，便好脫罪。偏是前敵的清軍，聞袁公已經奉命，親來督師，沒一個不踴躍起來，大家磨拳擦掌道：「

袁宮保來了，我輩須先戰一場，佔些威風，休使袁公笑罵呢。」先聲奪人。原來光緒季年，袁世凱曾任直隸總督，練兵六鎮，布滿京畿，如段祺瑞、馮國璋等，統是袁公麾下的將弁，素蒙知遇，感切肌膚，將弁如此，兵士可知。後來馮段之推奉袁氏，即寓於此。

馮段兩人，當下商議，決定馮爲前茅，段爲後勁，與民軍決一勝負。馮國璋即率第一軍南下，橫厲無前，突入滌口，民軍連忙攔截，彼此接仗，各拚個你死我活，兩不相下。嗣經薩鎮冰復率兵艦，駛近戰綫，架起巨礮，迭擊民軍，民軍傷斃無數，不得已倒退下來。馮軍遂乘勝追殺，得步進步，直入漢口華界，大肆焚掠，好幾十里的市場，都變做瓦礫灰塵。這時候的馮軍，非常高興，搶的搶，擄的擄，見有姿色的婦女，便搜抱而去，任情淫樂。皆歸於主，馮河間不得辭過。正在橫行無忌，忽接到袁欽差的軍令，禁止他非法胡行。馮軍方纔收隊，靜待袁公到來。不到一日，袁欽差的行牌已到，當由馮國璋帶着軍隊，齊到車站恭迎。不一時，專車已到，放汽停輪。國璋搶先趨謁，但見翎頂輝煌的袁大臣，剛立起身來，准備下車，翎頂輝煌四字，寓有微意。見了國璋，笑容可掬。國璋行過軍禮，即引他步下車台，兩旁軍隊已排列得非常整肅，統用軍禮表敬。袁欽差徐步出站，即有綠呢大轎備着，俟他坐入，由軍士簇擁而去。小子有詩咏袁欽差道：

奉命南來抵漢津，丰姿猶是宰官身。
欲知袁欽差入營後事，且看下回說明。 試看領頂遵清制，關外爭稱袁大臣。

前半回爲全書楔子，已是借他人酒盃，澆自己塊壘，滿腹牢騷，都從筆底寫出，令人開卷一讀，無限歎歎，入後敘述細事，便請出袁項城來，作爲主腦。蓋勸始革命者爲孫黎，而助成革命者爲袁項城。項城之與民國，實具有絕大關係。自民國紀元，以迄五年，無在非袁項城一人作用，即無非袁項城一人歷史。故著書人於革命情事，已詳見清史，通俗演義者，多半從略，獨於袁氏不肯放過。無袁氏，則民國或未必成立；無袁氏，則民國成立後或不致擾攘至今。成也蕭何，敗也蕭何，吾當以此言轉贈袁公書。中述及袁氏稱號不一，若抑若揚，若嘲若諷，蓋已情見乎詞，非難出不倫，茫無定據也。

第二回 黎都督覆函拒使 吳軍統被刺喪元

却說袁欽差世凱。既到漢口，當然有行轅設着，暫可安駐；入行轅後，不暇休息，即命馮國璋引導，周視各營，偶見受傷兵士，統用好語撫慰，兵士感激得很，甚至泣下。及袁欽差反寓行轅，各國駐漢領事，陸續拜會，談及漢口焚掠情形，語多譏刺。袁欽差點首會意，待送客出營，便召國璋入轅，與他密語道：「此次武漢舉事，並不是尋常土匪，又不是什麼造反，我聞他軍律嚴明，名目正大，端的是不可小覷。」眼光頗大前日廕大臣受命南下，路過彰德，曾到我家探問，我已料此番風潮，愈鬧愈大，不出一月，即當影響全國，所以與廕談及，臨敵須要仔細，千萬勿可浪戰，今果不出所料，那省獨立，這省也獨立，警報到耳，已有數起。似你帶兵到此，奪還漢口，想必殺掠過甚，以致各國領事，也有不平的議論，可見今日行軍，是要格外謹慎哩。」國璋聞言，不由的臉色一紅，半晌纔答道：「革命風潮，鬧得甚緊，漢口的百姓，也歡迎革命，不服我軍，若非大加懲創，顯見我軍沒用，恐越發鬧得高興了。」袁欽差撚鬚微笑道：「殺死幾個小百姓，似乎是沒甚要緊，不過現在時勢，非洪楊時可比，滿人糊塗得很，危亡在即，可不必替他出力，結怨人民，且恐貽累外交，變生意外，據我的意見，不如暫行停戰，與他議和，若他肯就我範圍，何妨得休便休，過了一年是一年，且到將來，再作計較。」前數語是項城本心，後數語乃暫時敷衍。國璋道：「宮保所囑，很是佩服，但我軍未經大捷，他亦未必許和呢。」馮婦尚黑搏虎。袁欽差嘆道：「我本回籍養病，無心再出，偏老慶老徐等硬來迫我，沒奈何應命出山。廕午樓脫卸肩子，好翩然回京了。」午樓即廕昌別字，御事回京由此帶過。我卻來當此重任，看來此事頗大，費周折哩。」正說着，外面又遞入廷寄，內稱：「慶親王奕劻等，請准辭職，着照所請。慶親王奕劻開去內閣總理大臣，大學士那桐徐世昌開去協理大臣，袁世凱着授爲內閣總理大臣。該大臣現已前赴湖北督師，着將應辦各事，略爲布

置，即行來京組織內閣」等語。袁欽差聽畢，遞示國璋道：「沒事的時候，親貴擅權，把別人不放在眼裏，目下時勢日迫，却把千斤萬兩的擔子，一層一層的壓到我們身上，難道他們應該安樂，我等應該喫苦麼？」（怨形於辭。言畢，咨嗟不已。國璋也長嘆了好幾聲，心也動了。）嗣見老袁無言，方纔別去。

袁欽差躊躇一會，方命隨員具摺，奏辭內閣總理，并請開國會，改憲法，下詔罪己，開放黨禁等情。拜疏後，復聞上海獨立，江蘇獨立，浙江獨立，又是三省獨立，不禁眉頭一皺，計上心來。當下令隨員劉承恩致書鄂軍都督黎元洪，籌商和議。承恩與元洪同鄉，當即繕寫書信，着人送去。待了兩日，並無覆音。又續寄一函，仍不見答。清廷已下罪己詔，命實行立憲，寬赦黨人，并擬定憲法信條十九則，宣誓太廟，頒告天下，且促袁世凱入京組閣，毋再固辭。所有湖廣總督一缺，另任魏光燾。魏未到任以前，着王士珍署理。袁欽差得旨，擬即北上，啓行至信陽州，再命劉承恩寄書黎督，繕稿已竣，又由自己特別裁酌，刪改數行，其書云：

疊寄兩函，未邀示覆，不識可達典籤否？頃奉項城宮保諭開：刻下朝廷有旨，一下罪己之詔，二實行立憲，三赦開黨禁，四皇族不聞國政等因。似此則國政尚有可挽回振興之期也。遵即轉達台端，務宜設法和平了結，早息一日兵爭，地方百姓，早安靜一日。否則勢必兵連禍結，不但塗毒生靈，糜費巨款，迨至日久息事，則我國已成不可收拾之國矣。況與兵者，漢人受蹂躪者，亦漢人，反正均我漢人，喫苦也。弟早見政治日非，遂有終老林下之想。今因項城出山，以勸撫爲然，政府亦有悔心之意，即此情理，亦未嘗非閣下暨諸英雄能出此種善導之功也。依弟愚見，不如趁此機會，暫且和平了結，且看政府行爲如何？可則竭力整頓，否則再行設策以謀之，未爲不可。果以弟見爲是，或另有要求之處，弟即行轉達項城宮保，再上達辦理。至諸公皆大才，棲槃不獨不咎既往，尙可定必重用，相助辦理朝政也。且項城之爲人，誠信，閣下亦必素所深知，此次更不致失信於諸公也。（此三語想由項城自己添入。）並聞朝廷有旨，諒日內即行送到。麾下弟有關桑梓，又素承不棄，用敢不揣冒昧，進言請教，務乞示覆。

諸希愛照！

此書去後，仍然不得覆音，接連是廣西獨立，安徽獨立，廣東獨立，福建獨立，風聲鶴唳，草木皆兵，自武昌革命以來，先後不過三十日，中國版圖二十二省，已被民軍佔去大半。當時爲清盡命的大員，除山西巡撫陸鍾琦外，見前同。只有江西巡撫馮汝驥，閩浙總督松壽，餘外封疆大吏，不是預先逃匿，就是被民軍拘住，不忍加戮，縱他出走。還有江蘇巡撫程德全，廣西巡撫沈秉堃，安徽巡撫朱家寶等，居然附和民軍，拋去巡撫印信，竟做民軍都督，甚至慶親王的親家孫寶琦，本任山東巡撫，也爲民軍所迫，懸起獨立旗來，東三省總督趙爾巽，籍隸漢軍，竟爲國民保安會長，成了獨立的變相，直隸灤州軍統張紹曾，又荷戈西向，威逼清廷速改政體，新授山西巡撫吳祿貞，且擁兵石家莊，隱隱有攫取北京的異圖。真是四面楚歌。那時身入漩渦的袁欽差，恰也着急起來，再令劉承恩爲代表委員，副以蔡廷幹，同往武昌，與黎都督面議和約，自己決擬入都，整裝以待。過了兩日，方見劉蔡二人，狼狽回來，急忙問及和議，二人相繼搖首，并呈上覆函，由袁披閱，其詞云：

慰帥執事

袁字亭慰，故稱慰帥。

邇者蔡劉兩君來，備述德意，具見執事俯念漢族同胞，不忍自相殘害，令我欽佩。

荷開示四條，果能如約照辦，則是滿清幸福，特漢族之受專制已二百六十餘年，自戊戌政變以還，曰改革專制，曰豫備立憲，曰縮短國會期限，何一非國民之鐵血威逼出來？徐錫麟也，安慶兵變也，孚琦炸彈也，廣州督署被轟也，滿清之膽，早經破裂。以上所敘各事，俱見清史通俗演義。然逐次之偽諭，純係牢籠漢人之詐術，並無改革政體之決心。故內而各部長官，外而各省督撫，滿漢比較，滿人之掌握政權者幾何？人兵權財權爲立國之命脈，非毫無智識之奴才，卽乳臭未乾之親貴，四萬萬漢人之財產生命，皆將斷送於少數滿賊之手，是而可忍，孰不可忍？卽如執事，豈非我漢族中之最有聲望，最有能力之人乎？一削兵權於北洋，再奪政柄於樞府，若非稍有忌彈漢族之心，已酉革職之後，險有性命之慮。他人或有不知，執事豈竟忘之？何曾忘記。自鄂軍倡義，四方響應，舉朝震恐，無